

二月河

妙解 《红楼梦》

贾元春死后继之而来的
动朝野的严重事件。这
波及面很广且震动幅度
颇看探春的判词、画
到奇怪：何以这样一
毫无影响呢？根据当
的政治特点而推断
妃之亲妹，犯抄贾府之
受连累之理？又根据

二月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二月河

妙解《红楼梦》

二月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月河妙解《红楼梦》/二月河著, - 2 版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8

ISBN 7 - 5354 - 1796 - 5

I .二…

II .二…

III .《红楼梦》研究 - 文集

IV .I207.4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924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韩 敏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 - 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 - 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5.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8 千字 印数:1 - 10000 册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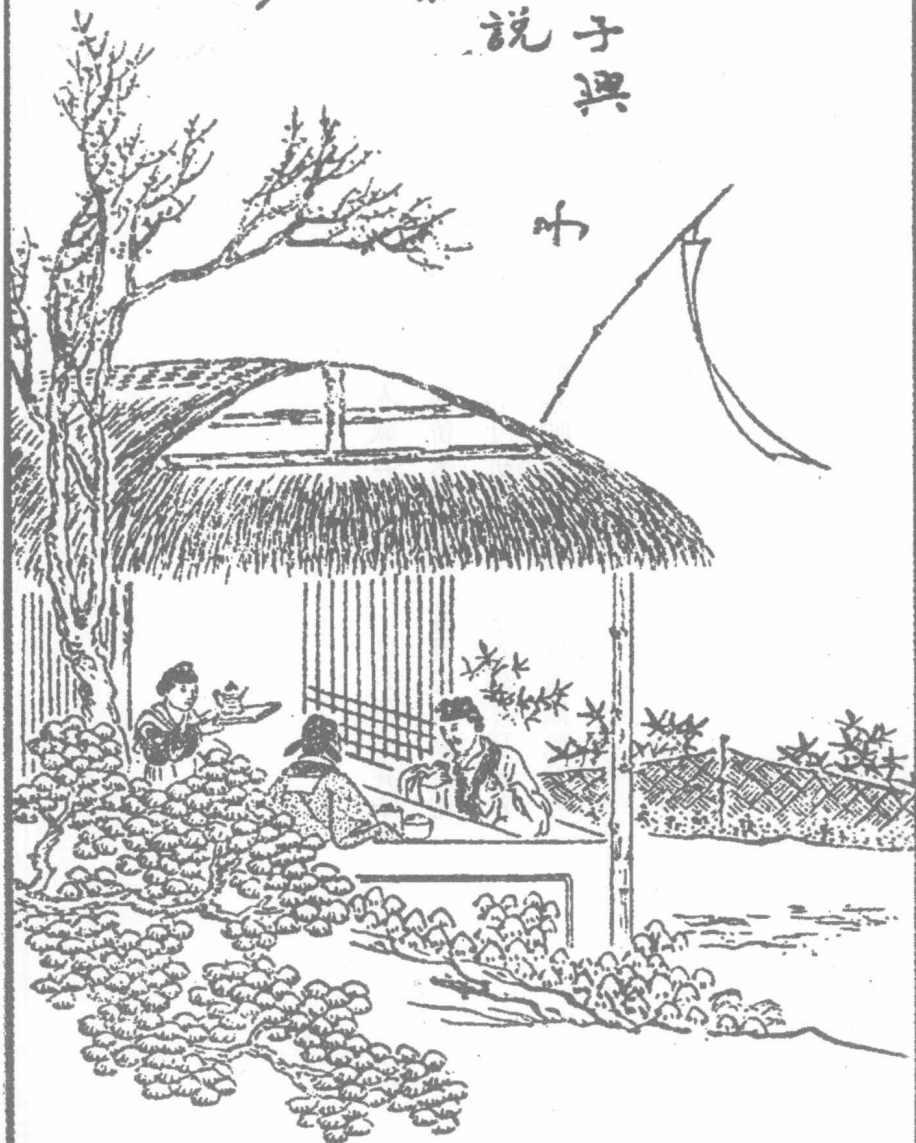
- 断臂阿芙罗底德手执何物?-----3
史湘云是“禄蠹”吗?-----49
元春之死与李纨母子之死-----73
三春嗜好浅析-----99
“嫫娥”耶，抑“嫦娥”耶?-----109
凤凰巢和凤还巢-----143

罗衣载酒五花马，一度芳草一春华。
天津桥头醉方醒，炼狱毒火断金枷。
惊心寸折章台柳，落魄碎揉扬州花。
畸零唯余劫后灰，青灯孤愤赙万家。

——二月河

冷子興演茶園府
說

十



断臂阿芙罗底德手执何物？

——《石头记》结局探微兼议《红楼梦》主线

红学界开展的关于《红楼梦》主线的讨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对这样一朵冠绝千古的文坛奇葩，这样一盏光照宇宙的现实主义明灯，如果弄不清它的主题、弄不清它到底是在向人们诉说什么、告诫什么、鞭策什么，它是通过什么表现手法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的，确实有碍于它本身思想影响的扩大，也必然地要影响到由它本身强大的艺术魅力所招致的亿万读者对它的正确阅读和正确认识。

一部只写了八十回《石头记》不足百万字的小说，两百年来风靡倾倒了无数读者，惊动成千上万的学者和业余爱好者殚精竭诚，苦心孤诣地进行研究，写出了堆

如山积的文稿；引起历代统治阶级政治家和历代思想家的深切关注，以至于闹出文字狱、甚而至于全民性地开展研讨。至今对于“主线”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仍处于纷纭莫辨的认识阶段，此真亘古未见之奇事！

但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那迷离混沌、丝罗藤缠的情节，手挥五弦、目送秋鸿的表现手法，曲笔交错、暗线纵横的艺术构思是何等巧妙地融会在一起。端的有鬼斧神工般的手段！曹雪芹所精心勾画的社会场景中，既有儿女闺房语笑、吟风弄月之情，亦有泪、血和压迫；既有豪放不羁的长歌，亦有无可奈何的叹息；庄重肃穆的“雅歌”和着惨不忍睹的杀戮和阴谋；富贵风流、花团锦簇的浓荫之下却可以听到幽咽的悲泣；敦厚仁爱的家风，簪缨诗礼的华装中包藏着对一切健康的人生向往、精神生活、理想和爱情的冷酷蔑视和无情践踏。它所干预生活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乃至于是使每一个读者都可以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立场和愿望去发现出一条自己可以接受的“主线”来。此即是主线纷争原由之一：曹雪芹太“厉害”，《红楼梦》太博大。

经过前辈红学家可贵的努力，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现在读到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一个

人的手笔。八十回以后文字的“迷失”，给人们留下无数惶惑犹疑的谜，犹如1820年在希腊米洛斯岛的山洞里发现的那尊阿芙罗底德雕像：她所失去的两臂将是什么动势？原来的位置在哪里？她原来手中又到底所持何物呢？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此即为《红楼梦》主线纷争原由之二：曹雪芹不幸而未将它的全璧交付人类。

而我以为，搞不清《红楼梦》这尊断臂维纳斯失去部分的真相，研究它的主线会加倍的困难。因为前八十回的《红楼梦》情节乃是不完整的情节（后尚有数十回之多），因而“主线”亦不能谓之已经描述完整了的主线。而拿着一部不完整的书喋喋不休地争论其“主线”，无异于面对残缺了的阿芙罗底德雕像争论她到底是“爱神”还是“海神”！

所幸者，“迷失”了的后数十回，并不是无线索可求、无踪迹可寻，无端倪可查。曹雪芹特有的写作方法可以帮我们的忙，他对该书结局的暗示比比皆是，可以据以分析；有幸读过后数十回大多数篇章的脂砚斋诸人的批语可资佐证；而前辈红学家的汗水和心血也并未白淌，他们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劳动，所考证出的曹雪芹家世和本人的大量资料及版本情况可供参考。对于“迷失”部分的演变动势和结局，我们完全可以掌握它大体

上的面貌。

一、元春之死与贾府之败

至八十回伊止，贾府这个赫赫扬扬的百年簪缨大族，虽然一步一步地在走向深渊，但由于曹雪芹关于贾府“速败”与“缓败”的暗示都不少而且都含糊不清，使这一问题变得老大难——它是在一次闪电般的打击下被夷为一片白地？抑如受潮的糖塔一样慢慢地坍塌了呢？

我以为，它虽将遭到迅速而惨重的打击，然而终于仍是“自杀自灭”式地垮台，直到终结。而为要把此问题说明白，绝对应当把元春的死探讨清楚。

抄家，是那个“天威难测”的雍正皇帝的拿手好戏。贾府之败于抄家，书中屡有暗示。这正是雍正年间屡兴大狱、抄家成风的政治特点的艺术写照。达官贵族、名士鸿儒处于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真是犹如处身达摩克利斯悬剑之下，不知什么时候便要横祸被于身家。以贾府所拥有的两个区区“世职”来维持这个家族，是没有多大安全系数的。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本身由于承袭制度的限制而已受到严重威胁的世职，何堪处于这种

政治气候，何堪加上一老一少两个猜忌成性的皇帝呢？

所以，贾府的粗根子并不是什么赦老爷、珍大爷，而是穿黄袍的贾元春，她才是贾府真正的“老祖宗”！只有她的地位不动摇，这个家族才能“风雨不动安如山”。

但是，我们有根据说，贾元春决非如高鹗所续的那样“病死”。对此，我同意杨光汉同志的分析，她乃是被赐帛自尽的。但我对她的死因及赐死的特点有几点不同的看法谨陈于下：

1. 贾元春之死与农民起义无干；

杨光汉同志据脂批“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指出“柳湘莲一干人”，认为柳湘莲日后是造了反；又据“榴”“柳”谐音，以“榴花开处照宫闱”指称贾元春是因柳湘莲所领导的农民义军进逼皇城受干连而被赐死。此种分析，费煞苦心，到底可靠不可靠呢？

据书中情节看，柳湘莲可能在江湖上与“强盗”有某种联系，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自己有上山造反的意图。我们更明白的是，他是因爱情失意而看破红尘、出家了的，并不是对政治不满。

从他的行为看，他的“革命性”也实在少得可以。薛蟠是什么东西？一个抢占民女倚势欺人的恶霸，一个

淫乱无耻的色情狂，而在性命于呼吸之间救了他的，不就是这个柳湘莲么？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来领导农民起义呢？

这样看来，要想此论成立，首先要假定柳湘莲和度他出世的道士造反，再假定“柳”即是“榴”，而后假定柳的义军成了大气候，最后假定元妃死于是事。把结论放在这一连串的“假定”上该是何等的蹩脚和荒唐！

截至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曹雪芹有通过武装暴动推翻封建王朝的思想的任何资料。反之，倒有理由认为，他对这种暴烈的行动是不赞赏的。这种基本倾向从《婉姬词》及不少有关之处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那么，他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将柳湘莲的这种（假定）行动比拟为“花”，而且灿烂光芒四射，直照到封建王朝的老巢——宫廷中去了呢？

造反逆“天”，祸灭九族。此因是非常之举，当有非常之变。然而，其株连的面也毕竟是有限的。这个“限”就是“九族”。按《清律例本宗九族丧服图》载，所谓“九族”即是：直系亲以本人为基，上推及父、祖、曾、高，下推而及子、孙、曾、玄为止；旁系以自本身横推而兄、弟、堂兄、弟，再从兄、弟，族兄、弟而止。

那么，湘莲与贾妃该是什么关系呢？

湘莲之未婚妻（且闹着要退亲，且尤三姐已死）我们不妨“大方”一点指为尤三姐，二尤的姐姐乃是尤氏，尤氏（非贾珍之正配）的丈夫是贾珍，而贾珍隔了四服的族姐（妹）才得为元妃！

因此，柳湘莲（“榴相连”也罢）即使造反，即使祸灭九族，也还是轮不到元春。“榴”“柳”固然谐音，奈何不过“谐音”而已。

曹雪芹是我国十八世纪的文豪和思想家，不是一位革命家（顺便说，二十世纪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也还软弱得要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历史，而不是硬性地用它来要求历史人物。谁也没有权力要求，一个国内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时期的作家“现实主义”地大写《水浒》式的造反事件。

2. 贾元春是被秘密处死的；

这个问题从元春的曲子《恨无常》中可以看得明白：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

退步抽身早！

读过元春省亲一回的人都知道，元春说过：“如今天恩浩瀚，一月许进内省亲一次，见面是尽有的。”既然见面是这样频繁，这位大小姐的芳魂有何必要从“路远山高”的望乡台，忙忙地奔回贾府“向爹娘梦里相寻告”那句体己话儿呢？在病床上当面谈不更恳切，更有说服力么？详全曲之意，元春之死，贾府是既不知消息，亦不曾作“退步抽身”的打算。如果不是有意地“秘而不宣”，这可能吗？

假如她是善死，根本就不需要这位赫赫天眷亲自跑回娘家报丧，泣告“儿命已入黄泉”的话；而假如她是因得罪公开被赐死，她到此时才来对父母提出“退步抽身”的忠告，不太迟了点么？

3.贾元春乃是“今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忍痛赐死的，非出皇帝本愿。

就《红楼梦》所显示的政治背景而言，当时朝廷之中有两个皇帝。一位是“今上”，一位是退休了的“太上皇”。据所有史载的类似情况看，这种关系没有一对是能够处理得好的。就书中所塑造的几位宦官形象看，“六宫都太监”夏守忠虽也常到贾府捞点“外快”，但似

与贾府的关系尚比较友好。而周太监就颇不将贾府放在眼里，他一张口就要勒索上千两银子，“略慢些，他就不自在”。在朝廷实力派中，北静王与贾府关系很好，那忠顺王就根本不买贾府的账，为一个区区“戏子”，他就敢毫不客气地派人登门坐索！就元春的地位而言，从贾府的角度看，虽然她八面威风，神气得很，稍假思索，她也不过是宫闱里的一位“赵姨娘”罢了。赵姨娘在贾府是什么地位，她在皇宫里就是什么地位。

诚然，应该注意到，贾元春的形象并不似赵姨娘那等惹是生非、贱气十足。据她被封为“贤德”贵妃的名号看，她是深得“当今”欢心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她落得个“宫吊元”的悲惨下场呢？

贾元春死于非命既与农民造反事件无干，那就只能设想她是死于宫内外复杂而微妙的勾心斗角场上。她代表贾、王、史、薛四家族的利益身处最高统治阶层的核心部位，那里是封建皇朝权力争夺、派系斗争的漩涡和焦点。周太监、忠顺王之敢于藐视贾府，不能不使人想到，是另有一座硬实的政治靠山在支持着他们。那“今上”是真的“仁孝过天”么？而“太上皇”果然就有一颗拳拳爱子之心么？

程鹏同志在他的《烟云渺茫处、无限丘壑藏》（见

《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中曾对“今上”作过精辟分析,指他为“庸君”,是很有见地的。我看他确是一个很没有主见的糟糕皇帝。从贾妃回家探视的描述看,她是否有点悲痛过头了呢?仅仅因为一月只能与家人母子见一面就值得难受得“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只管呜咽对泣”?是不是还有“不得见人”的隐情有口难言呢?

历史上被赐死的皇后、宫妃多如恒河沙数,为什么曹雪芹偏要用“马嵬”之类掌故来点题呢?史、诗均可作证,杨玉环乃是玄宗不得已的情况下被忍痛牺牲的。他在回朝之后还效仿过汉武帝那一套精神追踪法,派“临邛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觅过杨贵妃的芳魂。《红楼梦》中的这个风流皇帝,果是“圣躬自断”地处死元妃,曹雪芹又何必用这个故事来隐喻呢?

在元春省亲一回中,她亲点了四出戏。日豪宴、日乞巧、日仙缘、日离魂。(请看这是多么寒心的四出戏!)读过元春之死真稿的脂砚斋,在“乞巧”旁批云“长生殿,伏元妃之死”。那么,在长生殿里曾发生过什么事情呢?白乐天的《长恨歌》中说得明白:

临别殷勤重致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他们之间既然是如此恩爱，他舍得将她一绳子吊死么？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似是：她虽然在他被迫的情况下被害，但他却始终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是一定要为她翻案的。

为要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李纨母子的结局情况。

李纨的判词和谶画十分清楚：画画着一盆茂兰，旁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
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

她的曲子名曰《晚韶华》：

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